



武漢大圖
藏館書圖

新途

新途

程永大著

又原出版社

創作叢書之一
鄭伯奇主編

新

旅

穆木天著

文座出版社發行

去年夏天，跟一個朋友閒談，偶而談到一些文友的情況。有的已經保守沈默，有的却依舊揮着健筆；可是，大家都已留下相當的成績了。最後，話題落到了自己身上。『四十五十而無聞焉』的人有什麼好講，只剩下面紅耳赤的分兒。那個朋友却很懇切地勸慰我：

「你現在編輯着一套叢書，何不就把全副精力用在那上面呢。那也可以作為一種終身的事業啊！」

當時，我正在編輯「每月文庫」，成績還差強人意。因此，那位朋友便在那裏替我找到了一條出路，盛意自然是非常可感的。可是，自己却反而更加慚愧，到頭不能不老實地告白了：

「這只是一種機會。我自己絲毫不曾有過當編輯的覺悟和決心。」

但是，從此以後，關於編輯的地位和責任，自己的確考慮過幾番。我承認，對於作家，出版者和讀者，編輯是一個重要的連鎖。一個無名的新作家更需要通過編輯的介紹

才可以得到出版的機會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讀者相見。編輯的存在理由就在這裏，編輯的重要性也在這裏。只是中國目前社會條件恐怕還不能容許這樣獨立自由的編輯存在罷。在文化發展較高的社會裏，編輯，尤其是文藝方面的編輯，的確可能成爲一種愉快而有效果的事業。

話又須說回來了，在編輯「每月文庫」的時候，承各方朋友的支持和出版者的了解，總算沒有感到什麼困難。最近，因爲戰局的影響，出版者還受了經濟上的意外的打擊，「每月文庫」的計劃不得不暫告中止。這正是自己藉此收場的好機會。不料文庫出版社的主持人却請我主編這部「創作叢書」。性質既然相同，一切形式方面又可踏襲「每月文庫」的原樣，自己在推辭了幾番之後，只好接受了。

記得在「每月文庫」發刊的當初，編者曾經聲明過：「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也並不小氣。若把這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却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一二種，陸續地出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

，我們更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現在，「創作叢書」的立意和態度也正是這樣。

時序又轉到了炎夏。自己依然是當年的吳下阿蒙。那時勸慰我的朋友也許要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罷。總之，這部叢書却必須好好地編下去。希望各方面的作家和廣大的讀者加倍地予以支持和愛護。

民國三十一年夏，於陪都西郊。

新的旅途 目次

- 一 全民旅總動員……………一
- 二 全民族的生命展開了……………三
- 三 東方的堡壘……………六
- 四 民族鼓事詩時代……………一〇
- 五 武漢禮讚……………一二
- 六 今天我真是歡喜得若狂……………一六
- 七 我們要作真實的詩歌紀錄者……………二二
- 八 贈高蘭……………二五
- 九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二
- 十 獻給朝鮮的戰友們……………四〇
- 十一 悼高爾基……………四五
- 十二 初踏過了收斂的天地……………四八

- 十三 七年的流亡……………五六
 十四 昆明美麗的山城……………六六
 十五 秋風裏的悲憤……………八一
 十六 贈朝鮮戰友李斗山先生……………九二
 十七 給小母親……………九七
 十八 月夜渡湘江……………一〇一
 十九 寄慧……………一〇五

全民族總動員

兄弟們，大地上已經震響起民族抗戰的號角，
現在，到了我們總動員的時候，

你們聽，敵人的軍馬在啼，

敵人的大炮在那裏轟擊？

天空上，在翱翔着敵人的飛機，

大地上，已經洒滿了被屠殺的民衆的血跡，

現在，沒有地方讓我們去苟安逃避，

是退讓，還是抵抗，是生還是死！

兄弟們！大家要武裝起來！

我們要保衛我們的上海，

托起我們的刀槍，向強盜衝去，

我們要使黃浦江成爲敵人的血海！

兄弟們！大地上已經沸騰了全面抵抗的熱情，

現在到了我們總決戰的時候，

你們看，天津已成爲焦土，

敵人飛機正在全國轟炸，

在南口，正咆哮着敵人的大砲，

大地上，已經佈滿了被屠殺的民衆的尸骸，

現在哪有什麼時間讓我們去忍受喘氣，

現在到了時候，是要抵抗到底！

兄弟們！大家要武裝起來，

我們要固守我們的華北，

甩起我們的手榴彈，向敵人衝去，

我們要使渤海灣成爲敵人的血海，

兄弟們！大地上已經燃燒起中華民族的憤怒

現在正是我們大翻身的時候，

你們看，農工們都在武裝，

農村和都市，都在磨刀槍，

在東北，義勇軍正向我們號召，

大地上，今後要充滿被壓迫的民族的咆哮，

現在，要收復東北，直搗強盜老巢，

怒吼罷中國，現在是時候已到！

兄弟們，大家要武裝起來，

我們要收復我們的東北，

開起我們的大砲向強盜衝去，

我們要使鴨綠江成爲敵人的血海。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上海

全民族的生命展開了

在那裏，

你們展開了

我們全民族的生命，

在那裏，

你們激揚起來了

我們的全民族的熱情，

我們眼望着你們，

我們的心，

要從口里跳出來了，

向着那雲霧中，

我們的憧憬的心

貫注着，

我們的渾身

緊張着我們的力，

我們的眼睛

是火一般地紅，

我們感到

我們的拳頭

在對着敵人揮舞，

黃濁的江水

在你們腳底下怒號着，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

神經向着你們飛躍，

在碧空中

你們展開了民族抗戰的

偉大的詩篇，

在雲端上

我們的民族的奏盞

展開了他的皎白的翅膀，

偉大的創造者，

偉大的民族史詩的

創造者呀！

全民族的

血與肉之交響曲！

全民族集體創作的

偉大生命的史詩！

全民族的生命展開了，

向着光明！

向着勝利！

東方的堡壘

好堡壘

八月上

在我的身上

解開了

一條綁繩，

青天中

像是打出了

一聲霹靂，

我真不曉得，

我是發了呆楞，

還是歡喜，

今天報來得

特別地早！

莫非說是

特意來報告

這個福音，

這個消息！

西方的

新的人類

和

東方的

覺醒了的民族，

今天是

更緊密地

握手了，

人類的和平上

又添了

一個強的屏障。

中山先生

和

劉寧先生

的靈

在天上微笑着，

帝國主義，

漢奸，

託爾斯基，

一切的妖魔，

滾蛋罷！

現在東方已經微曠，

太陽正要出來，

我歡喜，

祖國，你有了

抗戰的路標，

祖國，你有了

東方的鐘聲！

民族敘事詩時代

上海

歌唱罷！民族的敘事的時代到臨了，
天空和大陸中，實現了英雄的奇蹟，
民族的生命之火，現在白熱地燃燒着！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怒吼已震動了大地。

爲的民族的自由平等，爲的祖國的獨立，
四萬萬五千萬人在峭崗上緊握着自己的武器，
血與肉，交織出來鋼鐵的抗戰的交響曲，
一月間，一年間，十年間，是死滅還是勝利！

全世界對解國的民族都在熱烈地注視着我們，

一呼而應！一呼！爲的人類的沈淪，爲的德謨克拉西！

現在已湧起了洶湧的洪流。現在是中國的暴風雨，

現在，中國是爭自由的搖籃了！爲全世界，爲的德謨克拉

西！

塞外的蒙古，對於他的祖國，是熱烈地懷戀了，

我的友邦——蘇聯，土耳其，在用血和汗凝結着自由的花朵，

共商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新進國，向戰綫高唱着馬賽曲，

程新和德里！伊術上海！保衛華北！保衛德謨克拉西！

現在是民族的生命發動到極高度的時候了！

現在是生死存亡的關頭，是光明和黑暗的分水嶺！

民族的血在沸騰，意志是鋼鐵一般地堅硬了！

民族的行動。於是偉大的民族的英雄的史詩！

白熱的生命的火花，要燃燒成爲白熱的詩篇，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戰歌，今後要震碎了強敵！

你們要作宏亮的回聲，你們要作廣播的號筒，詩人們！

歌唱罷！現在，民族的做事詩的時代到臨了！

十月於武昌

武漢禮讚

這里，是死一般地沉靜，

可是，這里合着猛虎一般的熱情；

這里，是真空一般地寂寞，

可是，在真空裏，是蘊藏着白熱的烈火；

這里，在過去，雖是一片荒涼的沙漠，

可是在不久將來，却要成爲水草豐富的綠洲；

這里，在過去，雖像是破落了的王侯第宅的廢址，

可是，在不久將來，却要充滿了新的生命的氣息。

武漢！你，民族復興的搖籃地呀！

你將是二十世紀的新的都城呀！

中華民族的生命，將在你的胸懷中展開了！

在你的天空中，民族的生命，在展開了他的翅膀，

在你的街衢中，民族戰士的進行曲使萬衆的心合而爲一了。

藝術和科學的未來的中心呀！

民族抗戰的大本營呀！

二十七年以前，你會開過一次鮮花，

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在仰慕着你。

十幾年以前，你又曾成爲民族革命的搖籃，

四萬萬五千萬人，又都在羨慕着你。

以後你成爲兄弟仇視的修羅場，
你成爲了不毛的沙漠了。

可是，現在又到了你的復興的時候。

在那江漢之濱，

在那羣山拱抱之中，

我看見了你，

在那如原始一般的大自然中，

我看見了你，

如醉酒的獅子一般地睡着。

我像是發現了一塊處女地。

在你的身邊，像有無限的新生的力量。

最後來的，也許會在最前的：

武漢這也許就是你的未來的運命。

在你的都夜中，我看見了黎暉，

東方的微明，已經破曉了！

武漢，我祝福你，

我祝福在你的鋼鐵將湧出了民族的新生，

我祝福你變成爲鉄流的源地，

我祝福你，武漢，

你要成爲東方的菲冷翠，

你要成爲東方的巴黎，

你要成爲東方的莫斯科，

我祝福你，武漢，

你，二十七年的德謨克拉西的搖籃，

你將要成爲新的中國的中心，

新的德謨克拉西的鉄工廠。

十月二十三日、夜八時武昌。

今天我真是歡喜得若狂

今天，

我真是歡喜得若狂，

因為，在二十年前的今天，

在西方，

出現了新的太陽，

我恨不能在大街上飛跑，

高舉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

在光天化日之中，

隨風飄舞。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

你，新的自由的人類的國家，

你爲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解放建立了根基，

你用你的血和肉，

你用你的怒吼，

嚇殺了那摧殘人類的惡魔，

——帝國主義！

這二十年以來，

我們看見你

一天一天地在生長，

我們看見你的光度

一天一天地在加強，——

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二個五年計劃，

廣大的農業和工業的建設，

第達布羅水電站，

集體農莊，

而且，你建立了你的強有力的國防，

給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

築成了一道鋼鐵的高里的城牆。

在二十年前的今日，

你打破了一切羈絆人類的鎖鐐，

你已不是把我們數萬民衆趕到黑龍江邊的沙皇俄羅斯，

你成爲了全世界上第一個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了。

你的熱誠，

促進了

孫中山先生

和

列寧先生

的緊密的握手。

是在你的翼護下，

中華民族高舉起來了

他的奴隸解放的怒吼！

十年來

天空里，曾有過不少的雲翳，

十年來，

在東亞大陸上也曾洒了很多的兄弟殘殺的血跡。

可是，現在，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之下，

中華民族更深刻地覺醒了。

兄弟們握着手，流淚了。

黃浦江上的怒潮，

塞外晉北的軍號，

告訴全世界說：

中華民族復興的日子到了！

我歡喜，

我的流亡者的旅途已經快有了終結，

我歡喜，

我們又可以鼓起來了我們那受了傷又痊愈了的雙翼。

全圖中，

圖萬萬五千萬人現在真是歡喜得若瘋若狂，

在東北

那些被壓迫的同胞，

現在，在那里默祝着全面抗戰的勝利。

我切望着，

在明年今日，

在關東原野的冰天雪地中，

我們要同着，

俄羅斯人，

朝鮮人，

蒙古人，

以及那些望隨着光明的松花江下流的弱小民族，

連那些反對侵略的日本的革命大衆，

熱烈地握手，

向着

孫中山先生

和

列寧先生

的遺像，

同那三千五百萬人在一道，
致我們的最誠摯的敬禮。

十一月七日。

我們要作真實的詩歌記錄者

誰是詩人？

是你？

是我？

誰都不是！

民族的戰鬥的行動

是一部偉大的詩篇，

我們只是

一個詩歌的紀錄者。

你們！

中州的詩歌記錄者們！

你們！

嶺南的詩歌記錄者們！

你們！

武漢的詩歌記錄者們！

你們！

齊魯的詩歌記錄者們！

拿起你們的橫筆的筆，

把民族的偉大的詩篇，

記錄下來罷！

在青河北岸，

鏖擊着殺敵的號角！

在豫北，

吹動了抗戰的軍號！

黃浦江上，

在捲着怒潮，

關東原野

正在咆哮！

中華民族——

偉大的詩人，

巨人般地。

站起來了。

「起來！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本門地！

全民族在怒號！

你們聽！

全民族在吼叫！

誰是詩人呢？

不是我！

也不是你！

民族的戰鬥的符號，

是一部偉大的詩篇，

我們是掣作一個

真實的詩歌記錄者呀！

十一 五月，蘇州，夜

贈高蘭

啊！高蘭！

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

在我的悠長的旅途中，

你的健壯的詩歌，

使我得到了最初

「八，一三」的抱負，是把中國的詩歌變質了！

新的時代，

新的現實，

新的歌聲，

新的生命力，

是光明的，

掃開了「五卅」的雲霧！

在你的青春的詩裏，

我感到了——！

一種純樸的大地的土的氣息，

我收到了——

「八，一三」的詩歌，

已經有了牠的健全的萌芽，

詩歌的大時代，

已經在開始！

你的詩使我感到了北國的土壤，

可是，高蘭，我還不知道——

你是從那荒莽的冰天雪地中出來的，

你的家，

同我的家一樣，

是在那鉄蹄下邊的雪原裏！

啊！高蘭！

從上海流亡到武漢，

這兩個多日專遊，

我真不知道感到多少歡喜！

同時，我也流了多少眼淚！

（雖然，有時，眼淚只是流在心里！）

我感到——

六年間的磨煉，使我們強健起來了！

好多好多的青年朋友，

真健全得同鋼鐵一樣了！

從笕橋，

我們的飛機士，

給我們作過了沈痛的報告！（注）

那使我流了好幾次的淚！

從北方，

好多的意想不到的胡友。

使我知道皇朝在堅苦地戰鬥！

那也使我流出眼淚來了！

六年間的血鬥洗禮，

把棉花般的孩子們都變成鋼鐵了！

高爾！我們是從血泊中生長了起來！

在我們的不知道的朋友中，

會有多少多少的人，

達到了我們想像不到的健全法！

那值得我們歡喜！

那值得我們流淚！

那更是值得我們的筆記錄出來，

用我們的歌聲謳歌出來！

高爾！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啊！

在那被蹂躪地中，

在這六年間，

真不知有多少民族戰士，

用他們的血與肉，

交織出來

偉大的民族革命的詩篇！

你用你的健全的話語，

把那些英雄的敘事詩記錄下來罷！

高爾！你莽原里產生出來的詩人呀！

大地的吼聲，

現在是正待我們記錄的時候了麼？

「八，一三」吹起全面抗戰的號角，

多少的英勇戰士爲國犧牲了！

只有爭取到祖國的抗戰的勝利，

東北的三千五百萬的民衆！

才能達到解放！

高蘭！爲民族革命高揚起你的歌喉罷！

在詩歌中激發起民族的偉大的感情罷！

我們要忘這個大時代中，

作一個洪亮的四聲，

作一個精朗的喇叭手，

民族的生命已燃燒到白熱，

高蘭！把民族的白熱的生命力，

用你的詩歌，記錄下來罷！

我們要作偉大的民族敘事詩的

渺小的記錄者。

高蘭，歌唱罷！

現在是詩歌復興的時代了！

〔注〕「在信橋」，是一篇東北飛行士所作的報告文學，刊

四月二十九號下午

萬里無雲，

正午的高空中，

是一顆炎熱的太陽！

碧空，

是說不出怎樣地晴朗！

好像元在盛夏里一樣！

又有雨，

又有光！

午睡醒，

我醒了過來，

驟然間，

起了警報的聲響！

我沒有驚慌！

也許因為今天我是特別地健康！

我理了理我的書棹，

我一邊在心裏想：

——花子打鷄，又來菜了！

今天管保同「二一八」一樣！

我心裏是非常地歡喜，

又有熱，

又有光，

同那外邊的高里無雲的晴空一樣！

有人問我：怕不怕？

我說：怕的是什麼！

嗎？涼水有時也會噏死！

炸彈落在頭上，也不一定會炸！

我默然着——

今天又會打下他十九架！

我盤想着——

今天也許會有更殘酷的轟炸！

第二次警報來了，

敵機在頭上震響了，

我也就問別人走到樓下。

在樓下的防空洞里，

已擠滿了人！

各各人呆呆地望着。

一點都沒有聲音。

我站在那門口，

時而向外望着天空，

時而向裏邊望着那些人的面孔。

噠！噠！噠！噠！

敵機在天空飛翔着！

噠！

炸彈在丟着！

！

又是一個！

噠！噠！噠！

「這一次，炸的不輕呀！」S說。

噠！噠！

房子，震動了！

噠！噠！噠！

壁牆如紙糊的東西一般地動着。

嘯——嘯——嘯

玻璃啪啪地震響着。

像是天翻地覆了！

在防空洞里，

一點聲息都沒有，

如同是死了一般！

每個人的心裏是想着什麼？

是死還是勝利呢？

嘭！

高射砲響了！

嘯！

機關槍響了！

在祖國的天空上，

民族魂戰士，

對於人類的敵人，

展開了，

無情的

英勇的

戰鬥了！

嘯……嘯……嘯……

機關槍不住地響着，

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一刻鐘，

兩刻鐘

五刻鐘，

一直到長久的時間！

同天空中的戰鬥相呼應着，

地上，人們的心裏，

歡喜，在跳躍着；

——狗日的，出不去了！

管保又打下他幾十架子！

警報解除了。

大家又安靜地回到自己的房裏。

興奮地談起來了。

隔壁的小朋友從學校裏回來了，

向我說：

——伯伯，我在學校，

「這一次不知炸到哪裡了？」我說。

——濃陽也打下了一架飛機！」

M小姐走進來說着。

晚上，

滿街上，

傳遍了勝利的消息！

擊落敵機二十一架！

是「二一八」以上的大勝利！

過了兩天，

報紙上載着說：

又發現到敵機殘骸五具！

鬼子飛機，以後就好久沒有來了！

狗日的，來是好來，

回去可不好回去！

獻給朝鮮的戰友們

朝鮮的戰友們！

在保衛祖國的陣線上。

在被壓迫的民族

解放的陣線上，

我們緊緊地握起手來！

我們握着手，

是會要流起淚來的；

但是，那不是悲傷的，

那是歡喜的眼淚！

我們歡喜得流着淚。

——因為我們的解放的日子！

一天一天地臨近了！

我的家和你們的家

只隔着一道水，

那白浪滾滾的鴨綠江。

我的家和你們的家，

只隔着一道山，

那高高的哈爾巴嶺。

在那一邊，

散佈着你們的城鎮和村莊，

在這一邊，

橫亘着我們的山林和原野。

六年來的流亡生活，

使我越發地懷戀我的家鄉，

六年來的流亡生活，

也使我越發地發懷戀你們的家鄉。

現在。

在鴨綠江的兩邊，

在哈爾巴嶺的兩邊，

到處，

已經起了民族革命的烽火！

朝鮮的大衆

和

「滿洲」的大衆，

在血泊中，

今後，

要更堅強起來！

今後，

要更健全起來！

向着我們的同一的目標，

要更有力地

戰鬥下去！

在鴨綠江的兩邊，

在哈爾巴嶺的兩邊，

猛烈的烽火，

燃燒到一起了！

那裏的弟兄們

給我作了好的榜樣。

我們學習着他們，

在民族解放的大路的前邊，

攜着手前進！

五月十八日

悼高爾基

你——

勞苦大眾的

普羅梅修斯

你——

新的世界的

盜火者

高爾基

你的

流浪的足跡

歷遍了俄羅斯

你的

流浪的足跡

歷遍了全世界

到處

你用戰鬥

武裝了勞苦大眾

伏爾迦河上

永遠留着

你的偉大的記憶

你喜歡哭

在你的哭聲

是舊世界的慘苦

你喜歡笑

在你的笑聲

是給世界的歡喜

用戰鬥

武裝了我們每個人的心

每個人

都在戰鬥中

紀念着你

可是

在今日的

反強盜集團的鬥爭中

你的戰鬥力

已被國際間諜們

給剝奪了。

然而

你的光

永遠照耀着我們。

爲的人類的解放

我們要爲你復仇

我們要在

你的偉大的光輝中

堅強着

我們的戰鬥。

丁武星

初踏進了牧歌的天地

在這荒莽的原始的天地中，

燃起了新的火焰。

無數的高峯，

無數的崗巒，

無敵的霖雨和發烟，

從老橋到河口，

從河日到開遠，

從開遠又到了昆明的高原。

真是過了一山又是一山。

在那高山中，

有廣闊的平原，

在那些高原裏邊，

散佈着肥美的農田。

到處是牧歌情調，

散布在田野和山崗。

空氣中是牧歌，

田野中是牧歌，

山谷間是牧歌，

湖水里是牧歌，

牧歌的情調，

是充滿了這原始的莽原。

雲南——我的憧憬的國土！

我在夢裏會懂得懷着你！

從艾蕪的小說中，

我會統看你的光與熱，

我曾經見你的山中的牧歌，

從聒耳的歌聲中，

從神平的陸中，

我曾經看見你的奔放的熱情，

你的古希臘一般的狂熱的歌聲。

可是，那一種憤憤的世界，

今天，在我的眼前實現了。

經過了「偷渡的國土」——安南，

我又重踏上祖國的土地。

我的心

是如何地歡喜呀！

從那個阿派思的奇境中，

渡過了那一條小小的河，

從那一條木橋上，

又踏上祖國的土地，

在我的心裏，

並沒有從夢中初醒的迷惘！

在我的心裏，

有新的興奮，

有新的熱求，

有新的火。

一切的夢成爲了真的了！

憧憬成爲了現實！

山中充滿了牧歌調，

而且充滿了新的氣息，

在火車中，

有兩個商人，

高談着我們的友邦——蘇聯。

那是多麼令人興奮呀！

在這個原始的處女地中，

使我看見了

新的火焰

在生長着，

在這個原始的處女地中，

使我看見了

新的國歌

和原始的牧歌

融合在一起了。

一切的夢，

成爲了現實！

雲南——這個原生的處女地！

你有偉大的旋律！

一條蜿蜒的紅色的河，

貫在萬山中間，

作成了一條有力的動脈。

從萬山中

到了你的廣闊的平原中，

你的律動，

是越發地長，

越發地有力。

我好像是到了中原，

到了我的故鄉——山海關外。

你更使我想像着

那茫茫的西北利亞。

可是，這裏並不是那一片雪原！

這裏是南國的廣闊的天地！

而且，在這南國的廣闊的天地中，

原始的牧歌調，

和新的戰歌，

飄溶在一起，

而且，要永遠結合在一起！

這裏是原始的處女地。

這裏就是中華民族的

抗戰建國的一個堅固的後方堡壘！

雲南——在你的牧歌的世界中。

我看見我們抗戰建國的鐵工廠！

在你的火爐裏邊！

我看見我們爭自由解放的火爐，

一天一天地

擴大起來了！

在你的驍勇的火焰中，

我帶到新中國的光明。

我要同多少的民族戰士，

在你的鐵工廠中

共同奮鬥我國的新中國的創造。

七年的流亡

七年的流亡

使我走遍了

祖國的海岸綫！

七年的流亡

使我從這一個邊疆

走到那一個邊疆！

使我從這一個蠻荒，

走到那一個蠻荒！

七年的流亡

使我深受了

祖國的命運的淒涼！

在荒涼的祖國裏，

現在，

已經燃燒起來了

民族解放鬥爭的

燦爛的火光！

故鄉，

現在，

在你的大野裏，

那蒼莽的野草，

已經快要枯黃。

在那凝了霜的白晝裏，

若是在往些年呀，

農夫們已播種

秋審地獄變

那已經成熟了的，

穀子，豆子和高粱。

現在呀！現在呀！

已經完全是兩樣！

現在呀！

那裏已經是一片血腥的屠場！

可是，在那裏，

七年前，放出了

民族解放的新的光芒！

那裏呀，

成了全民族的榜樣，

那裏的那一點星火，

燒遍了亞細亞的東方！

七年的流亡，

使我像一個吉卜賽人一樣，

像一個無錢的猶太人一樣，

從祖國的東北角，

流浪到西南角！

從這一個邊疆

到了那一個邊疆！

從這一個蠻荒

到了那一個蠻荒！

可是，在這裏，

同我的故鄉一樣，

這裏有肥美的農田，

這裏有秀麗

這裏像故鄉一樣蒼莽，

這裏也像故鄉一樣荒涼，

這裏的人，

也是開故鄉的人一樣！

在這萬里的雲南，

我見到了我的第二故鄉！

可是，這裏

也像我的故鄉一樣，

一點一點的星火，

也要燃成爲巨大的光芒！

故鄉，

現在已經冰化了！

在白霧凝霜的早晨，

母親也許還在倚着門望着兒子。

一邊衣襟着大樹上烏鴉的叫喊；

也許夜裏聽着蟋蟀的聲音，

母親一邊心裏流着淚，

回憶着往事，

可是，母親也許早已不在了！

家裏的窗戶，

也許在前幾年前，

早就沒有窗戶紙！

房子土地，聽說是，

早就被沒收了，

以後，就沒有故鄉的消息！

該變遷的，

也許早就沒落了！

六七年來，

故鄉背起了全民族的十字架，

故鄉傳出全民族解放的新的福音

故鄉戰鬥起來了，

故鄉統一起來了，

故鄉成了全民族的偉大的教訓！

故鄉的號角，

已經成了全民族總動員的「馬賽曲」；

故鄉的烽火

現在已然遍了中華的大地！

七年的流亡，

飽我從流亡者的悲哀，

轉成了一個逐火者的歡喜。

如同游吟詩人一樣，

我在祖國的腹心裏流浪着，

我的心，

好比一個托鉢僧，

在苦難中，

感到了無限的歡喜！

祖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火光，

燦爛地在全國中怒放才華，

從這一個邊疆

流浪到那一個邊疆，

從這一個蠻荒

流浪到那一個蠻荒，

我的歡喜，

永遠一天一天地在生長！

這裏，這萬里的雲南，

也要同我的家鄉一樣，

星火也要放出巨大的光芒！

後來的也許在前罷！

這裏的火花，也許更要紅亮！

在這裏，

新的戰士不斷地生長起來了！

在民放解放的不斷的戰鬥中，

他們更要不斷的生長！

故鄉！

老牛閘，

你的火燃燒遍了全國了！

七年前，

你的教訓，

造成了全民族的鐵的力場！

在這個邊疆裏，

在這個蠻荒里，

大眾也武裝起來了！

故鄉！我祝福你！

現在，

在祖國的大地裏邊，

到處，

已燃燒起來了

新世紀的

燦爛的火花！

九月二日星期一

昆明！美麗的山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在羣山拱抱中，

你顯露出來

你的雄大的姿容！

在崗巒起伏的山丘上，

矗立着

你的偉大的雄姿。

在你的腹心裏，

起伏着

無數的湖沼和山峯；

有那高聳的巨峯。

和那蒼翠的圓通，

在那神祕的翠湖的上邊，

嚴制着那安靜的螺峯！

在你的周圍，

是環繞着——

巨大的湖水，

和無數的崇山峻嶺：

碧鷄峯對着金馬峯，

在湖池的蒼茫湖的水裏，

映着西山的俊麗的蔭影。

在你的周圍，

是連綿不斷地重疊着

無數的湖泊、沼澤、山嶽和邱陵。

在雲山中，

歌劇者

你的偉大的雄姿。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在廣大的原野裏，

傲着立

你的雄大的姿容。

在你的無邊的田疇裏，

九月的風，

吹着油碧的稻浪，

在綠天鵝絨的原野裏，

狹窄的石頭的路徑上，
這裏，那裏，

震響着驟馬的銅鈴。

在你的高朗的天空上，

翱翔着

我們的龐大的銀翼的鷹。

在鐵鷹的翼膀上，

反映着燦爛的天光，

在鐵鷹的翼膀下邊，

歌唱着祖國的黎明。

在你的原野裏，

一根草，

一棵樹，

都令我起了無限的憧憬！

一縷風，

一滴雨，

都令我想到祖國的偉大的姿容。

在羣山中，

你象徵着祖國的遼闊廣大！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在這西南的邊疆上，

傲立着

你的偉大的姿容。

你好像一個鐵的堡壘。

你有你的四通八達的馬路，

從西南邊疆直通到祖國的心臟。

你如一個巨人似的，

傲然的，立在

羣山中的大平原裏，

用你的鋼鐵手，

執着鐵的武器，

守着你的鋼鐵的崗位。

你屹立在通蕩莽的原野里，

如同祖國的一個心臟，

你的那些長的大的馬路，

如同祖國的幾條大動脈，

把新鮮的血液輸送到祖國的身軀。

你給祖國準備了新的煤，

新的鐵，

你給祖國準備了新的火，

新的動力，

新的食糧，

在你的新的脈動裏，

我看見祖國的一切的新生的動力。

在羣山拱抱中，

在廣大的原野中，

你傲然地屹立着，

如同是一個鋼鐵的巨人

在固守着鋼鐵的崗位。

你令我想像祖國的鋼鐵的洪流，

祖國的鋼鐵的新生。

你令我想到祖國的一切的鋼鐵的偉大。

在這個西南的邊疆上，

如同一個新的長城似地，

你傲然的屹立着，

你好像是一個新中國的象徵。

昆明！

美麗的山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在羣山的拱抱中，

在廣大的原野裏，

你顯現出來

你的雄大的姿態。

在二月裏，

你愛着遠外的沙風。

在黃昏裏

你是烟霧重重。

在東南西北，

你有七個古老的門洞。

在暮烟翠籠着西山的時節，

我想像着你的睡姿，

當明月照在翠湖的林梢的時節，

我想像着你的朦朧的夢境。

在白晝，在黃昏，在夜里，

在一切的時節，

你都令我想像着是我們的故都北京。

天開雲靄的牌坊，近日樓，

令我永遠以為是靖門關。

西山就像是北京的山。

你的城裏城外，就像北京的內城外城。

你的酒館，你的道路，你的胡同，

都令我想起是在我們舊都的故城。

昆明！

美麗的山城！

你蒼老地頹立在大平原的中央，

是時時地引起我的故國的憧憬！

雖然這裏沒有沙漠的駱駝，

可是，這裏有故鄉同樣的荒涼和寂寞。

尤其是，當街道裏吹起了黃沙，

尤其是，當破瓦房裏漏了雨，

尤其是，當皓月照灑在西山的巔頭，

尤其是：當馬車子的銅鈴聲激了四隅。

可是，

昆明！

美麗的山城！

如同古老的舊都一樣，

你也怒吼起來了！

你的雄壯而頹廢的

蒼老的雄姿，

是象徵着舊中國的頹廢

也是象徵着新中國的更生。

如沙漠裏的故都一樣，

昆明也戰鬥起來了！

昆明！

踏踏！

美麗的山城！

在羣山的拱抱中的靜中

在廣大的原野的中央，

你顯露出來

你的雄大的姿容。

如同一個巨人似地。

你站了起來，

如同一個巨人似的，

你戰鬥起來了，

在這個西南的邊疆上，

在這個萬山中間

我們看見你的雄姿一天比一天更壯麗起來了！

你舉着我們的生機，

你一天一天地脫掉了你的灰黃的外表，

你武裝起來了！

我看見，

在你的街頭上，

飄揚着救亡的歌曲，

在你的每個戰士的心裏，

燃燒着新的動力！

在你的各個角落上，

新生的猛火都

在你的腹心里

在鑄鍊着一切的銅鐵的戰士。

在這裏人的力量征服了大自然，

十幾萬的開路斧鋒。

在幾個月的工夫，

修築了千里的公路，

在鐵煙塵雨的萬山中，

用血汗寫成了偉大的詩篇。

這裏鐵鷹在天空上高傲地翱翔着，

他們的巨大的聲響，

象徵祖國的一切的新生的力量。

這裏是中國後方的一個鐵工廠，

這裏是中國後方的一個發電廠！

從這裏聚準備一切，

從這裏發出一切的偉大的力量！

在寬廣的大路中，

與着耕油油的田疇，

我心裏歡喜着，

我心裏憤恨着，

爲着這三日的現在和過去。

我懷念着

在高山拱抱中

在廣大的原野中，

傲立着的

這座蒼老的古城的雄姿。

一邊欣喜着祖國的黎明，

一邊我在祝福着

這個抗戰建國的後方的聖地！

遙望着遠遠的起伏的山峯

聆聽着時時在震響着的騾馬的銅鈴，

在寬大的道路上，

我不住地懷恨着。

鳥鳴！

鈴鐺的山說！

秋風裏的悲憤

至八，九，二七，昆明。

現在，

在秋風中，

你的坟頭，

也許只剩了一團衰草，

現在，

已經沒有人

敢到你的坟頭，

去……

現在，

說不定，

強盜已經把你的坟剝平；

現在，

也許那兩年半以前的枯萎的花枝，

腐爛在泥土中，

任憑着秋雨

在潑澆。

在敵人的鐵蹄的包圍中，

魯迅老人！

你是不是憂傷呢？

你是不是苦悶呢？

魯迅老人！

雖然現在離你有萬里，

我總是想像着：

你在那裏憤怒着，

你的忿怒的火，

在那裏，

猛烈的，

燃燒！

在那個

成爲舊中國的象徵的

坟地中，

魯迅老人，

你孤獨地躺着，

我在那孤獨地

在那孤僻地想弔着，

我記憶着！

你孤寂，

你忿怒！

可是，

現在，

在火雨洪鏽的踐踏當中，

魯迅老人！

你是怎麼樣了呢？

你已經沒有孤獨，

只有忿怒了！

雖然現在雖你有萬里之遠，

我還是想你想着！

你在解着拳頭，

你心着！

你自燃着的火

一天比一天猛烈地

在燃燒！

魯迅老人！

我想說到你

總是我們的新生的祖國！

魯迅老人！

你確是我們新中國的象徵！

如同我們的祖國一樣，

你以苦難中生長出來，

你過了苦難的一生！

可是

更不幸地，

在祖國的黎明的前夜，

你竟離開我們而長逝了！

而且，對於我們，

那是一個驚人的意外！

在我們最後的會見中，

你拿着新出的「海上森林」，

歡喜地給我們看。

我記得，在那時，

有伯奇，

好像還有鹿地。

你告訴我們說：

健康恢復了。

我問你，什麼病？

你說：是二十年的肺結核。

我驚訝：你爲什麼不告訴人！

你說：只有鑑抗，

說又有什麼用！

可是，等到半個月，

你的兇耗就傳來了。

雖然我在病中，

沒有能參加你的葬列，

可是，我在你的墳頭，

很淒涼地

真不知徘徊多少次！

可是，在過去，

我曾想像過你的孤獨，

而，現在

祇却是其蘊藏着你的忿怒！

每一粒麥穗死在地下，

生出了無數的麥穗，

如同一顆炸彈，

爆裂成爲無數的碎片，

魯迅老人！

你的果實，

已經普遍了全中國了，

在你的撫育下，

全中國，

生出來無數的民族革命戰士！

隨着祖國的大時代的開展，

新 旗 的 途

在生長

在健強！

魯迅老人！

隨着你的怒怒的火

一天一天地

猛烈地

在燃燒

你的歡喜的洪笑

也是一天一天地

猛烈地

在生長！

在

在游擊隊的攻襲聲中，

在民族革命的戰列中，

在文化隊伍的戰鬥聲中，

魯迅老人，

我想像，

你的魂靈，

該是如何的興奮呀！

可是，偉大的鬥爭的日子

還在後頭！

魯迅不死！

魚迅與我們同在！

在這個日爭裏，

全國中，

是說不出的悲傷！

在這個日子裏，

在魯迅的鞭撻之下，
也說不出的狂憤！

等到把強盜打到鴨綠江外的日子，
我們要闢那荒涼的墳墓，
致民族革命的最敬禮！

現在，

在那荒涼的 頭，

我想像着：

你在兇猛地忿怒着，

你要用你的忿怒的火

把我們的敵人

一個一個地

燒死！

贈朝鮮戰友李斗山先生

在暴風雨中，

我聽見了你的擊着激揚，

在黎明中，

我聽見過你引吭高唱，

你懷着一顆火熱的心，

你堅定着爭取光明的意念，

朋友，

我好像看見，

鴨綠江水在你心中動蕩！

為東方民族的自由解放。

朋友，

我看見了你的姿容，

使我想到了我的冰天雪地的故鄉；

我們的家鄉是只隔着一道水呀，

如同現在我們只隔一道板牆。

大地是可愛的，

我愛我們的山林和原野，

都是何等可愛的土地呀。

同時我也想到

強盜用同一條鎖鍊拴住了我們，

同時我也想到

在我們的故鄉里，我們的戰友們，

以一種鐵的誓約，

在同一個戰線上艱苦的戰鬥。

在哈爾巴嶺上，

在松花江流域，

在鴨綠江邊上，

在故鄉的到處，

朝鮮和東北的戰友們，

是共同的淌出了很多的青蹟

在白雪上洒着無數的戰友的鮮血。

朋友，那血的偉大的！

朋友，

你的歌聲，在暴雨的夜裏，

使我想像到在赫爾阿莫利加的那個燈台守！

可是我們祖國不是波蘭呀！

我們也不是爲別人守着燈塔呢！

我們在爲光明戰鬥着！

我們的燈塔是我們的！

那是東方民族解放的偉大的燈塔！

那是人類解放的燈塔呀！

我們的探照燈照耀着我們的戰鬥的路，

我們是探照燈，是也要照破敵人的陰謀！

我們是一時都不敢懈怠呀！

東方各民族聯合在一起，

共同守衛着我們的燈塔呀！

我們的燈塔是偉大的！

朋友，

請展中，

也看見你的無言的散步，

我像是看見了你的心中的苦悶和狂熱，

我知道你的心中的風暴，

我也無言地想起我們的故鄉，

那裏的雪地上有血跡，

我也是在風暴中見到新的光明。

守衛着我們的燈塔罷！

東方民族解放的燈塔，

是要我們守衛的！

朋友，

我們要緊緊地攥着手戰鬥呀！

在我們的崗位上，

無骨地或者高高地

是要更熱烈地揮手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於施家園

給小母親

離開了丈夫

離開了孩子，

離開了你的「家」，

你可曾想過沒有；

椰拉走後怎樣？

熱帶的風光是美麗的，

有棕櫚，

有椰子，

有碧綠的流水，

永久是夏天，永久是綠。

在燦爛的夕陽落下時，

兩個無知的孩子，

在歡歌地遊戲着，

在青草地上，

也詩無言地在心里啜泣；

也許他們都不知道了，

有一個年青的母親，

在海的這一邊，

爲他們在黑夜里流淚！

如同所有的母親一樣，

現在祖國的母親都在苦難中，

有的失掉了丈夫，

有的失掉了兒子，

有的望着殘廢的子女成了瘋狂！

一切的母親在苦難中，

苦難——

就是中國的母親的形相！

清晨早，

望着西南的天邊

你低吟着……：

你想像着什麼呢？

是不是在海的那一邊也有炸彈聲，

在雲彩的那一邊也有阻礙？

強盜的魔饑向兩燃燒着，

那兩個無知的孩子，

也許將來甚至都不會說祖國的話語！

清晨早，

望着山野的青草，

你在想着什麼呢？

是想着爲祖國的母親的解放而戰鬥麼？

是想着爲兒女的解放而戰鬥麼？

你低吟着，

是不是你看見了那兩個無知的孩子

在火紅的花叢中向着你微笑？

悲哀在你的心裏，

就如那微笑停露在你的臉上！

那原是一顆苦難的母親的心！

你用苦業鞭打着自己，

你更艱苦地爲母親的解放而戰鬥罷！

只有民族解放母親才能解放的！

現在你是曉得了：

新中國的娜拉走出後廳會怎樣！

月夜渡湘江

今夜我渡過了這琥珀色的湘江，

遠望去是一片蒼茫，

在霧影里飄動着往來的小舟，

在空氣中浮蕩着朦朧的月光，

月光照耀在水面上，
月光也照耀遠近的田野和山嶺；
牠照耀着無數的農村和都市，
牠也照耀着遙遠的我的故鄉。

在故鄉是血和肉的搏鬥呀，
多少地方都變成了修羅場，
正如同這湘江岸上的古舊的城池，
變成了血肉交織的瓦礫場一樣。

在瓦礫中江水流轉着，
好像是一滴血一滴淚在動蕩，
祖國的過去和未來，
也一滴血一滴淚流動在我的名上。

在我的心裏是充滿着各種的回憶呀，
如同古老的傳說充滿着這古老的湘江。

湘江的水今天是陰鬱而美麗的，

月色朦朧中使我感到無限的興奮和惆悵。

隨着江水我的心奔馳着，

我聽見無數的苦難的田野和村莊，

從長白山一直到天廬嶺上

我好象聽見血濺的風在飄揚。

隨着江水我的心在馳想着，

這湘江上曾經作過多少次革命戰場！

可是這個負載着民族光榮和恥辱的土地呀！

今日在苦難中又發出新時代的火光。

為蘇革命戰爭的火焰燃燒着，

從鴨綠江一直到瀾滄江上；

從帕米爾高原到東海濱，

多少人為祖國的自由解放在武裝。

湘江，在他的古老的姿態中，

也給我們呈露出他的英勇的形相，

今天他是憂鬱而美麗的，

月色朦朧中，他好像是松花江一樣。

如同在松花江上一樣，

我看不見多少的淚把莊高漲。

在披風中是播種着多少復仇的種子，

湘江今天他在他的戰鬥中生長！

今天我渡過了這琥珀色的湘江，

湘江原野上是一片蒼茫，

（多少苦難的回憶在我的心上縈迴着，）

我戰慄地憧憬着他的未來的榮光。

四〇、十一月十四、夜、坪佑。

寄 志

多少話，

不知從哪里說起！

如同鷗鷺單鷗着這北江，

我心里是買籠着憂鬱！

那一天，

懷着一顆飄泊的心，

我離開了你們，

在黃昏中，

在蒼茫的月色里，

我離開了你，

離開了立立。

在朦朧的後半夜，

我別了桂林，

在又一個朦朧的後半夜，

我到了坪石。

那一天，

微風吹蕩中，

我走上小溪的板橋，

對着一個遠去的黑影呀，

你們現在

是不是還懷着多少記憶！

現在我好像不知道，

是受着運命的支配，

還是爲的工作？

多少的任務是要我們坦負呀！

在我們的祖國里，

是有作不完的工作。

爲什麼懷着一顆戰鬥的心，

同時又感着憂鬱和飄泊！

書 叢 作 創

在月夜里，

我渡過了琥珀色的湘江；

湘江的水真是美麗！

我想着這一道水流過你的家鄉，

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鄉里。

我想到牠流過獄籠山，

我想到獄籠山的雲和月，

我想到牠又流到洞庭湖，

又流到揚子江里，

我想到湘江的古老的傳說，

我也想到祖國的現在和過去。

我是多麼興奮和戰慄呀！

在湘南的山野中呀，

煙霧，迷茫地，罩籠着
祖國的美麗的大地！

坪石是美麗的，

美麗的北江岸上的一條美麗的土地

從黃昏到清晨，

北江上是堆集着濃的煙霧。

白天，一帶晴江，

兩岸是依然蒼綠。

可是，自然的美麗是有什麼用，

如果是祖國沒得到解放和自由！

這裏的無限的美景呀，

是使我感到鄉愁！

是使我生起無限的回憶！

在這大廈攔的巔頂上，

我對橋戶，

望着那蒼翠的樹林和荒山，

我也想測你，

在那小樓上邊，

對着桂林的山野和田地。

對着那美麗的自然哪！

你是不是也感到哀愁呢？

祖國沒有得到解放和自由，

對着美麗的自然，

我永遠是感不到歡喜和安慰！

那一天。

在誰都要看不見誰的臉面的黃昏里，

我離開了你們，

離開了你和立立，

我懷着一顆飄泊的心，

我也懷着熱烈的戰鬥的意志，

「努力工作呀！再見！」

我聽見你是那樣地說。

爲的祖國的新文藝的建設，

我們已被注定了要用盡最後的一滴血。

現在你已經開始寫作了。

可是現在我一邊懷着熱望。

爲什麼一邊却感覺憂鬱？

如同朝霧蒙籠着北山上。

憂鬱籠罩在我的心頭。

但是，如同太陽撕破江山的濃霧一樣，我要用忿怒的戰鬥的烈火，

燒破我的憂鬱。

蘇！請你叫立立大喊一聲罷：

「爸爸！給我多喫一碗飯。」

「我一個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

創作叢書之一

新的旅途

定價國幣 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穆木天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陳君毅

發行所

文座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渝初版一——三〇〇〇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二六六一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二六六一號

鄧伯奇主編

牛全德與紅蘿蔔

中篇小說

姚雪垠著

創作者叢書之二

村莊裏，那兒妻兒的樸實的農民，因敵人侵略村莊而打遊擊，人是不愛好而且仇恨的。在隊中每生衝突及暗忌，他們的分隊被敵人襲擊時，「紅蘿蔔」在危險的當口，「全德」丟棄了一切平時的仇恨，搶救了自己的同志「紅蘿蔔」。因此而自己受到了敵人的槍彈。內容的緊張，及材料的有意義，著者筆法生動。讀過他「差半車麥稻」及「春暖花開的時候」兩個短篇小說的人們都一致推崇的，本書的內容更較上面兩個短篇更佳，約在九月底以前出版。

本書是游擊隊和農民們的小說，姚先生拙寫，牛全德與紅蘿蔔一兩個農民參加了一個游擊分隊中，他們兩個人是同一個村莊上生長的，一個是村莊上無業的光棍，會當過十多年老兵，一個是

村莊上無業的光棍，會當過十多年老兵，一個是

創作叢書之二

窮

短篇小說

莊瑞源著

冬

此書是莊瑞源先生數個短篇集合而成，著者近來不常寫文藝作品，本書是著者抗戰來第一本短篇小說，內容很是豐盈，篇篇佳作。十月內出版。

文座出版社發行

地址：重慶公園路四號

封底